

從另一個角度來談視聽教具

——是否困擾學習對象？

楊大章譯

多田俊文教授原作

一、視聽教育是否如一般所想像的適合所有學習對象？

在目前教育界大力倡導，推展視聽教育中，熱心研究、推行、發展視聽教育界的人士，都無疑義的認定視聽教育是無可否定的有效教學工具。

並且也幾乎沒有幾人，曾經實驗、比較、評鑑過：傳統的教師講述、板書教學；與運用幻燈、影片等視聽教材的教學，兩者對學生在接受、吸收、消化過程中是普遍性的或有各別差異的效果；是“平等”的或是有偏差的，甚至是不是有的學生對視聽教材會感到困擾的等等問題。

二、教學的心象活動

我們以提示教學圖片為例：一張圖片在不同的對象看過後，各別對同一圖片有不同的解釋，而且各人有不同的說法。人們在面對一件不十分瞭解的事物，或面對比較複雜；需要深思的事物時，常會（一個人）無意中唸唸有詞自言自語的問答、探索。另一方面，在讀文章或聽人說話時，每個人所反映的情境，乃至對人、事、物、位置等等，也互有差異。所謂心象運用的習慣與心象的活動，都是因人而不一樣的。。

譬如：以小學四年學生和中學一年學生為對象，拿一幅內容複雜的圖畫給他們看，然後讓他們用文字說明這幅圖畫；或者以一幅含糊不清而畫有類似什麼物品的圖繪，讓他們儘可能把這圖畫中的物品的名稱說出來、寫出來，或者讓他們假設把自己的腦海裡分割出幾個區域，想像在某一個區域畫出蘋果，某個區域畫個帽子，然後再回想蘋果、帽子等的所在區域等。在這些課題下，依照測驗結果把學生分類，共得九種類型，但發現值得特別注意的有下述兩類型。

1. 約 15 % 的學生

心象的運用雖然不佳，但在意識中具體化以語言表達的能力甚佳。

2. 約 15 % 的學生

頗能運用心象，但在意識中具體化以語言表達的能力不佳。

因為這兩類型，恰恰正相反對。就這兩類型來說，對接受視聽教育的效果，必然差別甚大！

善用心象而艱于在意識中用語言具體化表達的，愛好視聽教材，但是效果不佳；而艱于運用心象，却能在意識中以具體化語言表達的這一類型，雖然想像中似不適于視聽教育的對象，但反而却能使視聽教材發揮充分效用。

因之個人認為學習者心象運用能力的好、壞，可分別確定視聽教材運用的適否。退一步來說，至少也應該注意到為適應不同類型的學習對象，教學時把視聽教材機動的調整。然而這一要求對現在運用的視聽教材而言，又似乎是不太可能的。

三、家庭類層與心象表現

學生家庭類層不同，生活習慣、語言亦不一致。仔細推敲下學習者隨家庭類層的差異，乃發生表現心象方面的分歧。在這種情況下對視聽教育的接受，未具一致水準的基礎——視聽教材本身，就是單一水準的，暴露了視聽教育的缺乏「平等」性，與整體的適應性。

視聽教育的素材，只可適應同一水準的傳播對象，才發揮效用，不能完全顧及整體的適應性，便引起若干學習者的困惑，這一點十分值得重視。

四、「人性型」與「物性型」的人

就學習的立場來說，學習者在接受學習的情境與教師感情的交流，對學習效果有相乘的關係。而通過成功的傳達，建立在人性的溝通，完美的情懷，才發展出完美的學習——激發“能源”，強化“力源”，這種情況歸屬於“人性型的”發展。

反之；集中意志於物質，建立物質與自己的感情間的相關關係，促使發展創造的“能”，這便是“物性型的”發展。

然而視聽教育對學習對象，應該歸屬於人性型的抑物性型的很難劃分，因為它既不可能人格化，似乎也不可能視之為物性化。

五、操作型的學習

從來和視聽教育相對應的，就是所謂體驗主義的教學，體驗主義教學主張學習者從實物、實驗中自行操作去學習——尤其現代科學教育普遍提倡此一學習方法。

雖然在體驗主義教學主張下，確與視聽教育方法相悖，但並不是完全摒棄，但要求學習者的行為，要集中於實際操作上。

學習需要擷取相關資料，如前述人性型的資料源仰賴於人；物性型的仰賴於物，學習者從事體驗行為，探求由體驗中獲致學習過程裡，是否允許藉視聽教育媒體代替操作，呈現所需結論，即屬完成

學習，獲得學習效果？

因之視聽教育今後的進行方向，不宜再以資料的提供為主體，而需提供學習上多面性的反映以及操作上的模擬內容為主體才是。

六、被嘲笑爲“唯言主義”的視聽教育

善用心象而艱於在意識中以具體化語言表達的，愛好視聽教材，但效果不佳；艱於運用心象，且意識中能具體化語言表達的，適合於接受視聽教育。就社會的概念說，視聽教育不能對各種家庭階層出身的學習者“平等”灌輸，這些都是視聽教育應考慮的所在。

又視聽教育視爲對唯言主義是一個突破，而視聽教育資料，却以學校文化、語言爲製作上必守的準則，反而自行回歸于唯言主義的窠臼。

希望以一個簡單的例子，來提醒熱衷於視聽教育的研究、推展者。例如：一個地方的道路，如果只集中全力於擴充、整備上行道路，使之成爲高速道路，但不同時使下行道也與之並肩配合，是不合理的，視聽教育也該依循這個道理，有所改進。 □

〔節譯自日本視聽教育雜誌1981.3月號〕

我國引進視聽教育已有卅年之歷史，廣被各方面的重視及使用，不但在各級學校運用，而且政府機關、民間公司、工廠等的簡報方面亦發揮其很大的功效。惟如本文所述，現代科學教育只依賴單一式視聽器材仍嫌不夠，需要個別化的教材，讓學生從“做”去學習。我國新科學課程的編輯亦朝此方向進行。

編者
